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石郎蓑笠墓

崇明瀕海處，煙波浩渺，仙靈往來。有大石郎者，幼孤，年□六，無恒產，為人家牧牛。青笠戴月，綠蓑織煙，時以短笛自娛，意亦閒適。顧嬉且勇，與群牧鬥，無能勝者。然遇介屬隨潮以至，則掃而投之，不忍戕其生。所主之田公翁某，頗賞其仁厚。

日卓午，與群牧倘佯於綠樹間，或捉迷藏，或賭樗蒲；郎獨抽尺八，坐避潮墩，吹無腔之韻，偷關山楊柳，指村舍桃花，自以為樂。少頃，潮怒湧，天地皆青，大蚌隨一線來，泳游不去，宛為笛韻所羈。潮頓落，即膠滯沙際，屢翕辟，露光芒。群牧知中有夜光珠，議劈而取之。郎思害神物不利，詭云「海物通靈，刀斧莫斲，盍渥以沸湯則自開。」眾善其言，競起拾薪汲水，尋田家假灶突。郎待其去遠，潛起推蚌行就海，祝曰：「蒼茫貝闕，不少汗漫之游，幸勿再登陸，為若輩覬覦。」蚌得水，圍圍焉，洋洋焉，忽挾巨浪如山，俯仰作稽首狀；海風忽狂，颯然遂逝。迨群牧以湯至，郎正假寐，物已子虛，叱起問何往，故伴驚作懊喪語曰：「神物化去矣，奈何？」眾恍然，知為所賺，唾其面，亦不較。

明年夏，時有青色牛，傷海邊稻田，貌頗似郎之所牧。問之，不服，白眼爭。遂告其所主，請讓之。郎嘿不辯，惟思所牧從未輕縱逸，何得蹊人田？會復有來告者，郎忿極，暮往其處，隱身以伺。

翌日黎明，果一牛自海岸出，毛色極純，與己牧卻彷彿，惟頂生一角稍異。既而遊戲溝塍，大肆蹂躪。郎暴起，將擒之，以塞人口。牛驚覺，反身遁入海。郎忘其為洪濤巨浪，尾而逐，視兩旁之水皆壁立，牛所過成一白平坦道。里許，抵一處，峨峨府第，金碧輝煌。牛躍入，郎亦入。聽管弦哀怨，內正開筵，執事者皇皇奔走，無暇他窺。廡下有隙地，乃掩身，窮異觀。視座上客類王者，佩陸離之劍，頰下飄白鬚。一客類大夫，古衣冠，沉靜緘默，似抱煩憂。一客類儒士，然星冠羽衣，英致灑然，亦極尊貴。一美人類天女，明■翠羽，貌雖豔，而凜凜若冰霜。主位殷殷勸爵者，則一少年郎，被服都麗。階下歌吳聚，舞楚舞，輕能在掌，高可遏云。客詢何節奏，對以水殿拋球，新續第二曲也。白鬚人亦扣劍作歌曰：「鞭平王兮，吾非不臣；雲黯黯兮，奇冤莫伸。吳市吹，蕭欲裂，潮怒不可折，心死不可說。」古衣冠曰：「相國尚有餘怒哉？」亦攬眉蹙額而作歌曰：「天之險，不可升，地險山川與丘陵；人心之險更叵測，朝為變兮夕為更。珠宮在水兮何其晶瑩，坦蕩蕩兮日月自明。龍伯召我兮，佩菊與之蘭襟。弔汨羅之萬丈兮，臣心同清。」儒士笑曰：「大夫變新聲，卻騷韻，然亦哀而豔矣。某請和以巴里歌。」歌曰：「當年臣本寄書郵，誰幸三生結並頭。憐煞秀才康了輩，水天漂泊幾沙鷗。」群起酌以巨觥曰：「洞庭豔福，誠可羨也，然尚有袍澤之情乎？」言已，視美人無一言。咸詢：「貞姑，可否按律呂，賜新聲？」對曰：「請以珊管瑤箋，書二□八字，命樂工歌之，何如？」眾曰：「善。」須臾書就，階下人歌之曰：「蓬萊清淺幾成塵，門外野風愁煞人。三□六湖涼月裡，珠光長照女兒身。」

郎聆之，情不自禁，矢口大呼，曰：「美哉！凜凜之風，何其婉而厲也！」咸愕眙詫：「俗子何得犯宮禁？」少年郎呼縛付繫丞懲治，武士出索，反接其手，將行，呼曰：「縛太急！」既而大笑曰：「不圖石大郎死於此處，大奇！」少年瞠視良久曰：「君海牧牛之石大郎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我恩人也，何得作階下囚！」叱解其縛，親自降階，執禮甚恭，曰：「僕非君，早為兒童戕矣。此龍宮也，某王世子也。前化蚌出遊，聽君雅韻，險遭不測者，即某是也。盛德隆情，久未能報。頃能不速，頗愜素心。」即引之登堂，遍與諸客揖，曰：「此伍相也，此屈大夫也，此洞庭柳真君也，此露筋真妃也。」郎茫然不辨云何。伍相云：「是子本天上水星之精，好與農丈人鬥，得牽牛救解，旋以劬墮劫，歸元之期非遙，世子尚宜調護。」客皆告別，郎亦興辭，世子阻之曰：「君宜少安。」送客回，重與入座，問君何能來，以實告，曰：「能來不能去矣。適君所逐者，分水犀也，子非犀，則出門一步即死。」郎窘急，幾墜淚，曰：「容請命於家君，或有法。」遽去。

俄頃，持一大珠如龍眼者：「此辟水珠也。家君感子救某故，持贈。有此，入水可無濡首之虞。幸勿示人，恐有焚身之禍。子行矣，珍重此身，報德正未艾也。」慇懃送之出門外，果無投足地。試揮珠對水，奔騰浩瀚中，忽露一通衢，且平直，猶如犀之在前，瞬登彼岸。群牧咸驚。

然大郎終不自慎，恒握珠走狂瀾，既欲炫田以嚇愚氓，不禁駕馮夷而驅海若。一日，抱一古鐸出，上刻篆詞曰：「大禹驅山之鈴。」又一古玉，上刊奇字云：「秦皇塞海之寶。」他如鑿魑魅之銅，斲蛟鼉之劍，珊瑚樹真有高六七尺者。人謂售之碧眼賈，富可跨石崇。郎啞然笑曰：「吾不能為龍宮之賊。」乘觀者不意，悉舉而投之，人皆惡其癡。嘗有巨龜出海翹首，目閃，即隨之下。少刻醉飽出。人詢何往，曰：「世子懸弧之辰，遣介士招飲耳。」眾謀攫其寶。偶吹笛，倦而眠，六七輩羈集搜腰纏。大郎驚醒，懼失信於世子，因珠入口，奮與眾鬥。眾雖辟易，而珠亦滑入喉際，吞吐兩難，遂鯁而死。鄉人憐之，殮以桐棺，海畔。是夕風雷震震，翌已成一巨墳。明年海漲，復於墳下擁一沙崗，凡斥鹵之地多坍塌，大郎墳獨無恙。而潮亦至此止。

死後且時著靈異，鄉民即墳為祠。百里外瀏河，素多海患，居民避波臣者紛然。時夢一神人，鹵簿赫赫，冠冕峨峨，自云：「我石大郎也，憫此處沒於海，急遷棺，或可免厄。」同日而夢者百人，咸驚異，詢崇明，果有大郎墳。請於土人，不可；欲盜其骨，更不可。禱者宿神座下，夜聞天樂大作，大郎車騎而至，呼其人而告之曰：「我有一蓑一笠，尚懸所主田翁家，迎而葬之，亦可免衝突。」翌起，往懇某翁，視東壁後有小舍，數堆破敗物，撥灰塵尋之，果得風雨具，為大郎舊制。遂鼓樂迎歸葬海口，如古名臣之衣冠墓，且築如崇明之廟。工甫竣，水至，即遽退。兩處春秋賽會，士女如蟻，香火如雲，均稱福蔭。每至月白風清，居民猶彷彿大郎笛聲與海潮相鳴咽也。

慎農氏曰：犀牛逃遁，即聳身蹈海擒之，是何等氣噉！海藏寶物，取而炫人，旋復棄之，是何等廉介！辟水珠至死不肯輕擲，是何等信實！豪哉，石大郎！何待捍潮御患，兼及瀏河，始為之神耶？噫！冠裳中且不可多得，況牧豎乎？詩云：「牧人乃夢。」吾知其不為魚而為龍。